

# 南京东南西北四个“角”其实很神奇 站在南京最西端,一脚江苏,一脚安徽

看来,南京的东、南、西、北四个“角”分别在哪,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地图上也没有仔细地标注。一筹莫展之际,我们向南京市规划局测绘处求助。测绘处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问题很新鲜,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说。工作人员从资料库中调取数据,以经纬线为参照,终于得出了结论,南京市的东、南、西、北四个“角”分别是:栖霞区的江边、高淳县的水碧桥、浦口区的石西、六合区的草塘。看到这个答案,大家面面相觑,完全没有想象中的熟悉感,这些没听过的地名都在哪啊?几经搜索,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些线索了。于是,我们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寻找南京东、南、西、北四个“角”的神秘之旅。



从新街口出发,最北边的草塘组是我们探访的第一站,最西边的石村组是第二站,最南边的水碧桥村是第三站,最东边的江边组是第四站

## 南京的“漠河”有条神奇的路 路的一边是安徽,一边是江苏

### 第1站 最北“角”:六合区草塘

■行车时间:12:30—14:30  
■路线:新街口—长江二桥—宁连公路—马鞍街道草塘村—竹镇镇乌石村草塘组



这条路隔开了安徽与江苏



位于南京最北“角”的草塘组村民过着温馨而宁静的生活



落日的余晖里,“大鼻子”校车接孩子们放学

### 分界的路隔不开两边村民的深切情意

到了真正的目的地后,乌石村的大学生村官肖健带领我们进村了,村子距离镇上大约11公里。进村一路向北,我们才发现原来宁淮高速就在村东头,不过,那条象征速度的大道并没有影响村庄的步调。穿梭在村庄中,处处可见城市里见不到的野趣,小道边黄狗摇尾、鸡鸭相追。

村里的老人说,乌石村的得名是因为这里有座乌石山,乌石是一种矿石。“村里的历史要追溯到清末,乌石村最早叫汉塘村,后来改叫庙山村,又改回过汉塘村,之后和邻村合并为乌石村,现在村里一共有4700多人。”竹镇镇文化站站长丁开山说道。因为乌石村毗邻大河桥水库,水系发达,大小河塘一个挨着一个,近看戏水的鸭子,远望隔岸的房屋,傍晚时分再加上夕阳的点缀,宛若置身世外桃源。

走了一段,我们到了村子的最北端。眼前这条东西走向、宽约3米的路,隔着江苏和安徽——路以北是安徽,路以南是江苏。事实上,除了路南是六合,路北是安徽天长市,路东边的尽头还是安徽来安县。横穿这条小路,就能走到安徽,实在是大神奇了。见路北临街有一个小杂货铺,记者迈开脚,几步就穿越到了安徽,和坐在门口做活的张营村焦书记聊起天来。张营村归属天长市釜山乡,虽然被一条路隔开,但是显然两村的村民亲如一家,见着乌石村的来人,焦书记热情地招呼起来。听起来两个村的口音差不多。据说,竹镇有四五种口音,而乌石村的人已经夹着安徽口音了。焦书记饶有兴趣地说起了草塘组的传说。“草塘组原来叫枯树里,传说是太平天国年间,村里两个人回门,路上被人追杀,他们藏在了一个枯树洞里面,得救后便叫这里为枯树里。”

住得近,两个村互帮互助的事情少不了,比如张营村的人灌溉都会从大河桥水库引水。而两边结亲家也是常事,乌石村草塘组的村民王翠芳就是安徽天长嫁过来的媳妇,一家六口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这从家门口的院子里鸡鸭鹅和猫狗和平相处就看得出来。王翠芳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她以种田为生,照顾着6岁的孙女。

小姑娘眼神清澈地看着村里的人来人往,外面的世界吸引着她的注意。一辆“大鼻子”校车开进了村里,看着小哥哥小姐姐们下车,小姑娘羡慕坏了,其实等她上了小学就能享受到校车接送的福利了。

## W 南京最西边“飞”到了安徽 要到那个村子,必须穿过安徽境内

### 第2站 最西“角”:浦口区石西

■行车时间:10:00—11:10  
■路线:新街口—长江三桥—浦乌公路—星甸街道石村村石西组—星甸街道石村村老姜组



村民给我们指出分隔江苏、安徽的那条水沟



位于南京最西“角”的老姜组风景如画

### 最西的村组,其实与南京“隔开”了

根据南京市规划局测绘处的资料显示,最西端叫石西。浦口区政府工作人员帮我们查到了这是星甸街道石村村下属的一个村组。

驱车从市区出发,经过长江三桥,通过浦乌公路,来到了过去的石桥镇。现在,石桥镇和星甸镇已经合并为星甸街道。去石村村的路上,一条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听星甸街道文体站站长刘军介绍说,这是驷马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驻马河的基础上拓宽的。驻马河起源于四马山,据说因项羽驻马于此而得名。

其实与项羽有关的河流并非只有乌江。“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兵败之后,只剩二十八骑相随。项羽在一座山上,以二十八骑兵力,分四组大战汉军数千追兵,胜利渡河,这座山就是四马山,又名四激山。”仗仗之后,项羽就驻乌江去了。

来到石村村,村主任杨刘介绍了村里的情况。石村村的确是南京市最西端的一个村落,不过石西组却并非最西端的村组。“石村村老姜、泉水、茆村这三个村组并不与石村村相连,四面都被安徽所包围,从地域上来说,最西端的村组是老姜组。”

### 不知东南西北的村民告诉你“我很幸福”

生活在南京的最西端,这里村民的日子过得平静安宁。

48岁的村民赵夕翠是安徽媳妇,从邻近泉水村组的一个村落嫁过来,过上了苏皖一家亲的小日子。最让村民们羡慕的是,她和丈夫把儿子培养成了大学生,眼下正准备考公务员,还把女儿送到浦口念高中。“我平时就靠种田,以有七八亩地,帮别人种,现在三四亩地,种稻子和油菜。”赵夕翠指着堆满屋子的刚收的稻子,脸上写满了收获的喜悦。因为久居农村,她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只知道离南京城里很远,她笑着说:“东南西北我不知道在哪一方。”

对方迷糊,却不代表着她对人生的方向糊涂。下一步的目标很明确,借钱也要供女儿上大学。为此,她从早到晚在地里忙活,干起来特别带劲。

套一句时下最流行的话问赵夕翠:“你幸福吗?”她笑容满面:“我很幸福。”为啥呢?“靠自己把日子越过越好了。”

正说着,丈夫开着面的回来了,他在镇上开车载客。这就是幸福的明证,之前是三个轮子的马自达,现在可是四个轮子的汽车啦。

## E 南京的最东“角”很开阔 村民坐拥“江景房”

### 第4站 最东“角”:栖霞区江边

■行车时间:10:00—11:05  
■路线:新街口—疏港大道—栖霞区马渡村江边组



江边组与句容一河相隔



江边组村民的房屋素雅整洁

### 顾名思义,江边果然就在长江边

根据测绘处提供的资料,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南京最东边的“江边”。看着这个陌生的地名,大家都有点不知所措,笑着打趣,直接开车到长江边就对了。一番打听后,终于摸清了“江边”的具体位置。

从新街口一路向东,经疏港大道,约1个小时后,记者一行来到了位于龙潭街道的马渡村。马渡村支部书记吴春林告诉我们,原来,江边正是马渡村最东边的一个组,于是继续向东,我们来到了江边组。

马渡村最初属于靖安街道,现在已被合并到龙潭街道。全村总共有13个村民小组,江边也是其中之一。江边,顾名思义,位于长江边。汽车在平坦的江堤上行驶,吴春林向我们介绍:“以前,这里可是一片片的江滩,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从六合、仪征、安徽来的第一代移民到了这里,开荒种地,辛勤务农,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有了我们今天的马渡村。我们这里气候温和,土地开阔平整,加上水系密布,灌溉条件好,特别适合农业耕作。”果然,江堤农家整洁的房屋整齐地排列着,房屋后就是一片金黄的稻田,还没有收割。

家住长江边的村民说,我们和南京市区“零距离”

站在江堤上,马渡村北临长江,与仪征隔江相望,东接句容,十分开阔。吴春林指着江堤后面的房屋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江边组了。或许正是午休的时间,江边组显得格外寂静,一个人也没看见。“我们这的年轻人很多都在南京城里上班,如今家里只剩下老人了。”

一旁的工作人员和记者聊天,她的公公婆婆都是这里的第一代移民,解放前就从仪征移民到马渡村,参加了最初的垦荒造田。记者指着江堤边整齐明净的屋子,啧啧称赞。这名工作人员笑着说:“这还不是最好的呢。要说我们江边人的特点,就是非常质朴,特别能吃苦。从最初的开荒种地,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了多元化的种植业,除了水稻外,还种植大量花卉、

## S 趟过一条诗意的河 便出了南京最南“角”

### 第3站 最南“角”:高淳县水碧桥

■行车时间:14:00—15:30  
■路线:新街口—机场高速—宁高高速—高淳县砖墙镇水碧桥村



作为分界线的水碧桥,隔开了安徽与江苏

### 浑浊的江水流进村子后,变得清澈碧绿

从新街口上机场高速,再经宁高高速,记者踏上了探访南京最南边——高淳县水碧桥的旅程。车到高淳县内,风光秀美,水系发达,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漂着几只小渔船,一派江南水乡风貌。看着眼前的风光,一路奔波的辛劳,大家都忘记了。

因为高淳历史文化悠久,此行之前,大家可是做足了功课。不仅摸清了水碧桥的具体位置——位于高淳县砖墙镇,还打听出了相关的历史。高淳文保所原所长濮阳康京告诉记者:“砖墙镇和水碧桥村的名字都有来历。砖墙镇的相国圩

早在春秋时期就修建了,周瑜在固城湖操练水师时,就住在相国圩,他的后人就在我们砖墙镇的三和村定居下来。南宋时,周瑜的后人周察考中进士,后来被皇选为驸马,便命人在他的老家高淳建驸马府。修驸马府由当时宋朝知府孟拱负责,于是他命令在每一块墙砖上都刻上了‘孟拱督造’的字样。结果驸马造好后,还剩下不少砖墙石料,孟拱便命人在房子四周砌了一圈围墙,墙砌好后,大家都传驸马府造得像一座城。事情越传越奇,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便赶到高淳。看

### 南京市听不懂的高淳话,对岸的宣城人却能听懂

记者找到了一位已经退休的民办教师刘小善,请他带我们进村。一路上,老人给我们讲述水碧桥的历史。今天的水碧桥村其实是水碧桥、红星、前进3个大队合并起来的。水碧桥和安徽宣城相邻,所以两边人生活习俗差不多。高淳话属于吴语系,说江淮官话的南京市区的人听不懂,可是一水相隔的宣城人却能听懂高淳话,两边人来往很密切,交流没什么障碍。“我们宣城生活习惯差不多,口味也相近,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都是徽菜。”老人还给我们讲述了水碧桥的光辉

了之后,发现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只不过多砌了一道院墙,于是便笑着说:‘此乃砖墙也’,这便是砖墙镇的来历了。前些年,我还曾在镇上找到刻着‘孟拱’名字的墙砖,比我们现在看见的城砖要小一点。”

至于“水碧桥”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砖墙镇政府的李主任告诉记者,村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阳江,江里泥沙翻滚,水很浑浊。但是水阳江的支流流进固城湖后,水却清澈碧绿,后来人们在这里架起了一座石拱桥,就叫做“水碧桥”,村子也就得名水碧桥村了。

离开水碧桥时,正赶上镇上的小学放学,孩子们欢快地跑向等在校门口的家长。落日的余晖里,村子热闹起来,主妇们屋前屋后忙活着,开始洗菜做饭,脸上带着平静又温和的笑容。

### 记者手札

4个半天的采访终于结束了,回到报社的时候,记者、摄影和司机师傅都有气无力地欢呼了一声“终于结束了!”但是想想又觉得很有成就感,也许我们是走遍南京“四个角”的“第一人”。

回想这4个半天的行程,我们沿逆时针方向,始于最北,到最西,再到最南,止于最东,沿线目睹了整座城市的风景。途中也曾为找错地方而唉声叹气,为回城赶上晚高峰而愁眉苦脸。但是想到那些淳朴的、不厌其烦为我们指路的村民们;想到他们听说自己是南京“最东”、“最西”、“最南”、“最北”处的一贯时惊讶又兴奋的表情;想到我们或则穿过一条路,或则趟过一条河,有时甚至一脚跨过去一条沟都会进入另一个省时,便感到我们的探访温馨而有趣。

在我们采访总结汇总时,惊喜地发现,南京的“四个角”其实是被“山水”环绕的。最北边的“乌石”、最西边的“石村”和最南边的“水碧桥”、最东边的“江边”,山山水水将整座南京围绕了起来。生活在这样湖光山色的城市中,怎能不让人心生惬意呢!



水碧桥边的指示牌 本版图片均由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摄